

人間佛教思想在高科技社會的切入點

陳錫中

Allergan Inc. 計劃領導人、國際佛光會爾灣分會會長

一、前言

文化是思想的具體表現。文化的生根與發芽都和社會的需求有關聯。本土文化可以蛻變，新思想與外來文化也能逾淮成枳，端賴該文化能否解決社會問題，能否與傳統思想融合，能否為普遍大眾接受，又為菁英分子所效行。

是以，「約定俗成」的文化，要具有「功能性」：能解決問題；「連貫性」：與原有的社會經驗相似，能讓人舉例類推；「日常性」：讓需要的人能隨時隨地取材應用，最後還得有精緻內涵的「昇華性」，以此雅俗共效，才能傳播久遠。

佛教起源於印度，在四姓階級的當時社會，其「無常」觀點與「眾生平等」的道理，引起大眾的共鳴。漢、晉時期，佛教傳入中國，在當時，中原以儒家與老莊的玄學思想為主。儒學在董仲舒之後，加入太多「忠君」與「禮教」的箝制：入仕在朝，以「鞠躬盡瘁」，「知其不可為而為」。如果仕途蹇晦或身處亂世，「不才明主棄」，就只有「屈賈誼於長沙，非無聖主，竄梁鴻於海曲，豈乏明時」的慨嘆；或者以虛無淡散，「練長生仙術」為自修（見《史記·留侯列傳》）。

佛教思想在當時提供了調合的作用：「佛性即自性」，人人可以提昇自己，不假外求。在現實倫理上與「孝道、善行」結合，儘管肉身是假合，但唯有「藉假才能修真」，這方面與傳統儒學近似。「無妄想」、「性自清淨」，又與道家思想有了共通之處。再由禪宗惠能注入活潑精神：「融心於色空，役力以申供養」。如此可以「見佛性於萬物，行佛法於平常」，「一念清淨，當下解脫」。這種「日常、功能與連貫性」，得以深入人心。其後禪宗一花五葉，更見體制完美，理論架構嚴密。宋朝以後，儒釋道幾乎合流，成為獨特精深的中國哲學思想。張喬英把三教比為治病之藥：「儒治皮膚之疾，道治血脈，佛醫骨髓」，大覺懷璉開堂講法說：「若迦葉門下……堯風浩蕩，舜日高明，野老謳歌，漁人舞鼓」，更可見佛教與中國傳統之融和。（見木鐸出版社《東方佛教文化》）

文化也會變質與腐蝕。在長久的封建政治下，明、清兩朝，把儒學演變成維持「君臣、家族」結構的工具，佛學偏頗為離塵脫世、經懺行誼，老莊思想淪入仙班鬼神之列。鄭板橋說：「士為四民之末」，因為社會養成了「平日束手談心性，臨難一死報君王」的風氣。主流思想少了「人本意識」與「入世精神」，等於是失根蘭花，浮而不實，真是歷史上文化的頓挫！

振衰啓弊的「人間佛教」，把佛學思想重新定位到「強調入世」、「注重人生」的範疇。以各種形式在現世社會中，提倡道德倫理，大眾福祉。在群體合作下促成諧和安樂的人間淨土。

二、東西文化的交流

一九八〇年代，因著台灣經濟成長、政治開放、僧團教育開花結果，佛光山道場向世界五大洲發展，國際佛光會也在各地成立。創立初始，道場的信徒大抵以原本來自台灣的僑民居多。基於共通的語言、傳統的信仰、再教育的需求，自然而然成為僑胞聚集的中心。同時人間佛教的內容包括：文化傳承、心靈安頓與社會服務，提供了生活加油站和避風港的功能。法師們有理想、有組織，以寺廟為中心，建立一個「拔苦予樂」、「弘法利生」的體系（*infra-structure*），讓有心、有力的信眾、能有效地貢獻智慧與金錢，回饋社會。

然而道場以僑胞為基礎，其功能是短暫、有限的。比如僑胞的子女，接受當地教育，其思想便與上一代有差異，再加以社會主流思想，另有傳承，要體現佛陀「有教無類，度化眾生」，必須走出固有圈子，知己知彼，建立文化的推類關連；為現實弊病，排憂解難。把佛理流傳推廣到各個層面。

尤其在高科技社會，當地有著傲然的先進物質文明，豐衣足食，典章斐然。但是只要是人間，就有缺陷。佛理高深微妙，正可補益時弊。筆者旅美二十餘年，一直在高科技行業任職，願就當前高科技社會心態，略作陳述，以期拋磚引玉，為佛法西來做一鋪路。

三、高科技社會的行為特性

(一)精確與效率

在高科技團隊中，每項任務（*project*）都有預期的願景。在開工之前，資方與勞方設定了互相認同的 PCS 標準。PCS 是英文（*Performance, Cost, Schedule*）的簡稱。*Performance* 設定了預期的績效，*Cost* 規劃人力與財力的投資，*Schedule* 包括了每一個重點進度的完成時限。在衍生的詳細計劃裡，又對團隊裡每個成員的進度有所規範。本益比率在客觀的數據下一目了然。這個效率觀念的應用，真是處處可見，無所不在。比如：健康保險的費用，是以生病

機率乘以醫藥費用，再加上一個獲利率所組成。精算師在研究統計資料，估算結論時，真是左右為難：估少了公司不賺錢；估多了，客戶在貨比貨的市場上，也在尋求使用金錢的最高效益。如若客人揚長而去，只落得白忙一場。建築工程也不例外：甲級承包商接下訂單後，一方面以合約為憑，向銀行抵押貸款，務求「四兩撥千斤」，以最少資本作成事業；另一方面，發包下游營建業者，責成如期送貨及品質標準。站在消費者的立場來看：建屋如期完成，格式標準，價款合宜，「精確與效率」帶來許多方便。而承包商的利潤，完全是一紙合約下，以專長、經驗，克服種種困難（如：原料漲價、工人辭職等等問題），冒著風險，以精確估算達成的結果。

社會上普遍對效率的需求，促成了典章制度的規格化、標準化。比如：電冰箱的尺寸有了規範，建構廚房時，預留空間便很容易規劃；社會大眾喬遷時，也很方便。又如：公司營運中，人事費用、研發預算及製造、採購金額都有數據立案，供投資人估算股票價值。科學化的管理，精確地監督工作進度，相互配合，按步就班，井然有序。

這與東方社會「含蓄概括、馬馬虎虎」的習性不同；柏楊在《醜陋的中國人》一書中談到：中國人缺少對執行步驟與細節的考慮，甚至於認為那是「形而下者、枝節末流」。比如：奢談「大同世界」，卻連自己社會存在的重大衝突都無法解決；漫言「法治」，卻不能在交通秩序上守規矩。傳統社會裡大家保持忍讓，但在高效率社會中，如果有兩、三個地方需要投資心力，高回收、低付出者必然首獲青睞。「人間佛教」實際表現優良的風範：以開會準時，說到做到為開始。教理上順應時代，例如「人間佛教」將二百五十戒條歸納為三戒：「身不做壞事，口不說壞話，心不動惡念」，即是「以簡代繁」，增加效率成果。（見星雲大師《修剪生命的荒蕪》）

(二)專業與組織

傳統社會有「統治者」與「被統治者」兩個階層。科技社會中，分工細密，專業分子成為另個階級。他們以專才提供服務，獲取酬勞，如同西漢的張良，「運籌帷幄之中」，讓統治者「決勝千里之外」；他們具有特殊的知識，有如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講「權能分開」的例子：乘客是老闆，指明目的地；司機是實際操盤、保證安全準時的專家。在組織上，一個團隊必由各業專才組成，各司所長，互相配合，追求高效率的成績。在分工上，領導人要知人善任，部屬要敬業樂群，才能表現團隊力量，精確地達成目標。同時專業人士要日新月異，博學多聞。一旦責任加身，要能「舉重若輕」，這全賴於平日積厚養深，鍛鍊的功夫。

比如每四年總統大選前的黨員會議，幕僚即是各方專才。在臺下折衝權衡，廣納眾議，做好結論，讓黨領袖於臺上發表，贏來陣陣掌聲。演說者彷彿天縱英才，字字動聽，其實幕僚才是無名英雄。「臺上三分鐘，臺下十年功」，在組織裡，專才是智慧的提供者和實際行動者。

但是專才在一個慣性的角度久了，容易自以為是，以偏蓋全。在利益衝突下，讓專才捐棄成見，成就大體，得有真圓智慧與胸襟。佛教唯識有「一水四論」：在人類看的是水，天人所見為琉璃，魚蝦以水為天堂，餓鬼所見則為濃血。世上有種種眾生，種種價值觀，種種愛，種種行，種種性。人間佛教強調「適性融和」，以鐘鼎山林，各有所長，要求包容異議，協力合作，謀求團隊的榮耀。佛光山現代化的集體創作、制度領導，依據佛教「六和敬」思想為根本，實踐《華嚴經》「廣狹自在」與「主伴圓明」的道理（見佛光星雲《佛光教科書·實用佛教》），便是佛教團隊組織的表現。

四、破塵勞妄想，人間佛教思想在高科技社會中的優勢特性

(一)以平等與包容，對治競爭與衝突，提供憩適心靈的「功能」

在高度競爭的要求下，每個成員要隨著機構的大齒輪運轉，個人是團隊機器中的一個零件，是體制中的一個號碼，因此人性尊嚴常被磨滅。

理論上，當有效率的團隊在正常運作時，成就歸於團體。如果做對了，不算什麼功勞，不易有成就感。做錯了，監督系統馬上會發現，眾目共視、眾手共指著疏忽的同儕。一旦不景氣，公司可以裁減多年效力的員工，倖存的員工常懷私心，為自己盤算，稍有風吹草動，即有許多謠言中傷，暗箭詆毀。究其原因，實在是要求太高，競爭太烈，對效益的觀念矯枉過正。每個人越是自私，越把自己的利益駕諸團隊之上，團體績效將越走下坡，成員之間也是越加遠離和樂。

所以，平等的心、包容的心，是久處塵勞者最好的甘露。古德所謂：「放下布袋、何其自在」，既然「四大本空」，世間事隨著時運旋轉，總是有上有下。花無百日好，「無常」的積極面，給予奮鬥者東山再起的機會。做人當如同一隻皮箱：用的時候要「提起」，承載重擔；不用時，應該「放下」，更而利用閒暇時間，充實自己。讓人生能大能小，能伸能屈。這一切都在包容心的培育，佛教認為「包容、忍耐」與專業精進是一體兩面，相輔相成，要如「春風大雅能容物」，才會「落花水面皆文章」。

佛經以「法法平等」，《華嚴經》甚至稱「心、佛、眾生，等無差別」，「十法界中，生佛平等，理事平等」。對世間順逆，要以平等心來看待：了知天地之間，紅花綠葉，日月星辰，各有各的作用。只要把自己的天賦，配合時運，作一個盡守本份的發揮。放鬆緊繃的情緒，內心自如，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，當下專注：對有緣相處的朋友，都能不念舊惡；對見解思想的差異，能異中求同；發揮人性光明面，與團體共存共榮。（見星雲大師，〈佛光會的性質〉），有詩道出奧妙：「紅塵白浪兩茫茫，忍辱柔和是妙方，到處隨緣延歲月，終身安份度時光，休將自己良心昧，莫將他人過失揚，謹慎應酬無懊惱，耐煩做事好商量」，如此必能打破人與人的藩籬，建立平等的互信基礎。

(二)以圓融中觀，轉識成智；破所知障，降低我執，促進觀念的「昇華」

前面提到高科技社會中，機構的成效，都要接受嚴格地監控，在精確目標下，每個團員都全力以赴。達成現階段任務後，下一個目標，得更上層樓，整個人生成為加速式的直線發展，企圖創造一個無戰不勝的英雄人生。直到某日，一腳踏空，才有閒回頭，悔悟時光虛擲。

一位科技公司的老闆，每日辛勤工作，生意越做越大，利潤也越做越高。收入所得，便在海邊風景勝地訂下巨宅。為了貸款與高生活水準，老闆更加日以繼夜地工作，無暇休息。直到突然發現得了不治之症，被迫躺在醫院中，才想起未曾在後院海灘，與妻兒共同瀏覽夕陽美景，徜徉於和風煦日的享受。

其實，生活中許多物質享受，都是可有可無。事物的價值，未必能以金錢、名位來衡量。莫等蓋棺之際，方才徹悟，物慾、健康、職業、世間事，一定存在許多無奈，看不透，只會增加煩惱。佛法講「空」：凡事要看兩端，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」，為自己留下裕如空間，別被「我相，人相，眾生相，壽者相」綁縛。淡出「見聞知覺」，便能解脫。佛理重點在看輕俗情，要眾生不貪求，不執取。面對「稱、譏、毀、譽、利、衰、苦、樂」等八種境界不動心，培養自己的禪心，以禪為力量，對治塵勞虛假。

佛家認為：得失是事相上的對待。若能理事圓融，則雖得而不驕，失而無憾。能伸能縮，放大心胸，不以塵俗之得失論成敗，不以一時的榮辱為計較，而以長遠的功德、大眾寰宇的福利為掛慮。「振衣千仞崗，濯足萬里流」，才是人間佛教「濟弱扶傾」於四海五大洲，宣揚真理的本義。降低「我執」私欲，眼光長遠，才看得到佛理妙義。

(三)以念念見性，常行平直，健全個人身心，提供「日常」進修的途徑

「著相」是凡人身心動盪不安的原因。在熙熙攘攘的群體中，「物慾令人迷」，貪瞋無明，時時翻滾，表相的社會一片繁華富裕，到處建華屋、起高樓，氣派堂皇，但心裡罣礙「名利得失、是非好壞」，惶惶無助。再加上高科技時代的生活，一切快速變遷，周邊事務，人際關係，來來去去，有如「飛鴻踏雪泥，泥上偶然映指爪」，轉眼之間，各奔東西，每個人都像是過境旅客，心中有著不安，不確定感。

《六祖壇經》要我們把心安住在禪定裡：「生活就是禪」，在日用生活中體現領悟禪的意境。禪是在那裡呢？

「在生活裡，戒不可以不持，戒不持，則人天路絕；行不可以不做，行不做，則功德不能圓滿；禪不可以不參，禪不參，則心地不能透悟；道不可以不悟，道不悟，則觸目成滯。」以「日日為好日，處處為好地」，努力耕耘心地，把心安住在「慈悲」上面，安住在「虛空」裡，如此才能包納太虛，逍遙自在。

一旦放下物慾羈絆，不多向外求，當下改變自己，提升自己。語云：「心田不長無明草，性地常開智慧花」。每個人的心裡都有「慈悲、智慧、信仰、力量、慚愧」的寶藏，希望有：「人緣、吉祥、平安、順利」的果實，就在平日播撒慈悲的種子；希望變成「聰明、靈巧、穎悟、通達」，就在開發心田智慧上多下功夫。只要勤勞耕耘自性，發心待人慈悲，發心精進修行，發心改變氣質；人事相處，彼此尊重；不侵犯別人的生存，不侵犯別人的所有，不侵犯別人的因緣，以此智慧應用於日常，自然能減少煩惱，找回自性，常住安寧。（見《人間福報》「迷悟之間」）

一位日理萬機的朋友，有智慧有恆心，排山倒海的工作壓不倒他；艱巨困難的任務難不倒他，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」，前途迂迴艱險而能安然處之。問他無憂無懼的秘訣？他淡然一笑道：「人生無常，生命無定。我把每一個日子，當作上天的恩賜：每天早上醒來，雙眼一接觸陽光，我便欣慰地知道我還好好地活著，於是我盡所能把這一個日子過得充實圓滿，美好無憾。倘若第二天醒不過來呢？一切就一了百了，又有什麼可懼可怕，可憂可煩？」

身心健全者，能隨遇而安，積極進取，面對心中迷惘，能自我觀照，自我更新，自我離相，自我實踐，拔除「無明」。正如詩句：「竹影掃階塵不動，月穿寒潭水無痕」，心光燦爛，自能朗朗萬里晴空。

(四)以菩提宏願，人我一體，「連貫」因緣、回饋理念，建設人間淨土

英國歌星艾爾頓(Elton John)曾在戴安娜王妃(Princess Diana)葬禮上演唱「風中之燭」(Candle in the Wind)，慨嘆人生多變，世事無常。戴安娜於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倫敦聖保羅教堂舉行「世紀婚禮」，當時名流冠蓋，盛況空前，寫盡了世人稱羨的富貴榮華。曾幾何時，戴妃於巴黎地下道，因狗仔隊瘋狂追逐下，撞車身亡，香消玉殞。同樣在聖保羅教堂，一九九七年九月六日的「世紀葬禮」，極其哀傷隆重。灰姑娘的故事，在世人欣羨中開始，在嘆息中結束。

就在戴安娜入土的那天，長住印度的德蕾莎修女(Mother Teresa)也告別人世。這位享年八十七歲的老人，在世界九十七國設立四百三十個收容所，救濟貧困，一九九七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，全靠著一顆慈悲心與實際行動。世人常以表相來決定價值：想要有戴安娜的風華，幾不可能；想要效法德蕾莎修女，並非難事。然而「名人」與「偉人」差距何在？新聞論壇慨嘆：「生命原本沒有美醜貴賤，在人生苦海中，每個人都是『風中之燭』，應珍惜時光，追求有意義的人生！」（見王曉寒，《人間福報》「風中之燭」）

佛經有謂「生命須臾間」，又云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」。人間佛教特別強調珍惜每一個因緣，能讓自己過得坦然自在。問心無愧之外，還在無數的生命偶遇中，「結善緣」，「種善因」。所謂「隨緣惜福」：在某時某地，只要彼此有緣相遇，不做「先來、後到」的分別，沒有過客或主流的執著。在修行中、在實踐上，要「心不著物」、「法法平等」；要感恩於

因緣，「取之社會、用之社會」。如同明燈，照亮自己外，還要照亮別人，期望在每個人的心中都點燃了「圓明無盡燈」，冥者皆明，相互照攝，才是修行的真義。

人間佛教特別注重提昇社會福祉，效法大乘菩薩「但願眾生得離苦，不為自己求安樂」，在熱鬧場中做道場，以此為「心中不著一物」的體證。對於「自了漢討厭喧囂煩鬧，只圖找個清淨地修行」，人間佛教認為這也是執著，不圓滿：因為修行不是避世，不能「棄麵取餅」，我們喜歡吃饅頭，但嫌棄麵粉；可是饅頭一定得經由麵粉百般搓揉，才能調製而成。人間佛教的功夫，要求在世間的「五欲六塵」裏提煉，能大智無畏，不被「五欲六塵」左右，在鬧中取靜，火中取蓮，為眾生帶來清涼芬芳。

佛陀以一大事因緣示現於世，為的是度眾生離苦得樂。人間佛教理念中：有為之人在精神上、物質上富裕之後，不以「清修為尚」，「自度為限」。這與西方社會之回饋想法一致：清流人士覺醒於自私利益之有限，如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的 Dr. Frances Van Loo 對著經濟系學生傳授 Non-profit Organization 的慈善理念與經營；Mr. Henry Nicholas 在所屬的 Broadcom Co. 獲利之餘，大力捐款，培植後人。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中，善財童子「以信心為燭，以慈悲為油，以念為器，以光為功德」，力求以無盡燈來滅貪瞋痴三毒，以自己的歡喜與人共享，由此來點亮自心般若之燈。

《華嚴經》描述了「帝釋天」的寶珠之網，名為「因陀羅網」。該網有無數明珠為結，光光相攝，互照互映，圓融無礙。華藏世界裡：自他不二，人我一如，凡事「推己及人」；人間佛教強調：尊重讚美，要自他互異，常懷慈悲，相敬相愛，相知相助，喜捨奉獻，不求望報。如詩偈語：「若能一番齊著力，桃花三月看飛紅」，庶幾近乎高科技社會的人間淨土。

五、結論

人間佛教具有現代化的前瞻思想，因此在高科技社會中具有「功能性」、「昇華性」、「日常性」與「連貫性」的重要價值。或謂本文偏向於「世間法」，然而「佛法世間成」，層層理論可以在契入之後，應機觀教，畢竟，創造「人間淨土」是人間佛教最有效率的願景。至於行動上，以組織力量，在各方面推廣執行，仍賴十方有心人，砥勵切磋，發揮所長，齊心合作。